

居人思客客思家，过年，是一定要回长汀老家的。沿着汀江的蜿蜒水脉，穿过层层叠叠的黛色山影，当江面变得壮阔，就到美溪村了。过了江上的廊桥，就是我家，建在山腰的两层平房，算来也有三十年了。

家，是有年味的，炊烟、米酒、杀猪、做年糕……待年关一过，元宵的气息也在村庄漫溢开来，路上留着鞭炮碎屑的印记，屋檐下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和春联相互映衬着，处处透着喜气。

一年一度的“添丁豆腐宴”，以前是在正月十五，现在为了照顾外出的乡亲，往往会提前几天举办。是日大早，村里头一年添丁进口的人家已经忙开，杀鸡，剖鱼，大块剁肉，各种食材很快堆满了门口的几张八仙桌。有人把新生儿的名字写在红纸上，贴于桥头刻有“天官赐福”的石柱上。摆上香烛，把鸡、鱼、肉等供奉给祖先。老人常说，我们村很久以前遭过劫难，房屋被土匪烧毁了十有八九，幸存的村民为了祈求全村人丁兴旺，就有了“添丁豆腐宴”的风俗。和别的客家山村一样，美溪村的长辈对血脉传承也是有执念的，只要聊到孩子的话题，语气都会严肃起来：“怎么能不要孩子？有人才有一切，没人，什么也没意义。”只是，年轻人大多已不爱听这些话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三叔公戴着老花镜在饭桌上又写又画，然后很认真地指着一串数字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如果一代人只生一个孩子，十代单传之后，还是一个孩子；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呢，十代以后这个家族就有一千多人了，还愁什么事办不成？”看着那一排排工整的算式，再看院里追逐奔跑的孩子们，我第一次在长长的数字里读到了“白首儿孙满前，天伦至乐森庭户”的热闹。

今年，村里照例由首个新生儿的家庭牵头，联合大家操办“添丁豆腐宴”。一早，就有人开始放鞭炮，见面的乡亲互相招呼着。路两旁停满了小车，外出打工的很多人都回来了，各地的车牌都有，有些人的家门口还停了好几辆车。新建的房子一家比一家豪华。我家所在的山边，原来只有两三户人家，现在散居着二三十户人家了。美溪村离濯田镇，隔着好几个山头，二十几里路，早年采购食材须翻山越岭，肩扛手提。村里倒有几家豆腐作坊，冒着热气的豆腐好卖。如今交通便利，天南海北的食材都有，豆腐宴也不再局限于吃豆腐了。祠堂前架起几口大铁锅，炖鸡、烧肉、炸豆腐，煮沸的油锅、汤水翻涌，半个村子都能闻见肉香。

长汀的豆腐是非常有名的。客家方言里有句谚语，“蒸酒磨豆腐，无人敢称师傅”，说的是村村都有豆腐作坊，家家都会酿酒、磨豆腐。1935年，瞿秋白在长汀的狱中写《多余的话》，文末说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茅盾的《动摇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“都很可以再读一读”后，笔锋一转，以“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，世界第一”

作结，那一刻，他想到的多半就是长汀的豆腐。我们村靠汀江而居，其时水运发达，也有人沿水路上汀州府开豆腐店，瞿秋白吃过他家的豆腐也未可知。

“添丁豆腐宴”是中午开席。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几乎到齐了，加上各家派出的代表，坐满二三十桌，三四杯酒下肚，猜拳的声音就此起彼伏了。几年不见的同学，酒桌上见了；记不清的晚辈，各自报上小名，还能依稀想起；有些则要说到他们的父辈、祖辈，才恍然大悟；更多的，就是打个招呼，共饮一杯，来年再会。以前女眷是不上桌的，近年移风易俗，男女都共聚一桌，互不示弱了。更有酒量大的女的，端着酒杯，一桌桌敬过去，面不改色，男的先醉倒的，不在少数。以前是喝米酒，用大碗喝，现在喝白酒，用的也是大杯。我在家待客，习惯用酒厂配的小杯，可我妈见了，都会阻止，说这么小的杯，半口酒不到，喝进去，“嘴巴都没弄湿”，小气了，赶紧换大杯！好吧，换大杯，一醉方休。“添丁豆腐宴”上，不乏被大杯酒喝醉的人，跌跌撞撞摸回家，即便吐脏了被褥，家人也不会责怪，添丁的大喜事嘛，本该大家一同欢喜的。

镇上的年十五还有“游霸王”。吃完豆腐宴，有些孩子就急吼吼地闹着要大人带他们到镇上去。远远就能看见，龙灯、花灯穿行街巷，所过之处鞭炮四起，硝烟漫溢，烛光点点，路两旁的人流挤着往前走，“星架宝灯连九市，水流香毂渡千门”，说的好像就是濯田镇的元宵图。小时候，知道濯田人敬霸王，元宵节“游霸王”，近几年才知，濯田有“五庙六霸王”，下庙村有文相、武相两尊霸王，中坊、坝尾各有一尊。据说清朝时期，上杭、连城等邻县商人客居濯田，也供着霸王。

霸王，就是“不肯过江东”的西楚霸王项羽。

孩子们被人群拥着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，锣鼓、音乐、烟花，夹杂着人声。大家都在说话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乡民们扛着霸王銮驾，有男童擎着檀香炉在前，左右各一位精壮男子抱着木鞭侍立两侧，红黄两色华盖在上，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的木牌高举，渔、樵、耕、读的木杖紧随其后，双龙戏珠，红狮翻滚，鞭炮声从街头响到街尾，不绝于耳。仪仗队护送着霸王巡游各处，队伍经过镇上人家，每家都有人候着，仪仗队一到，立刻欢腾忙碌起来：上香祈祷，放鞭炮，挂红包，再毕恭毕敬地目送霸王前往下一家。整整游一天，再回到霸王庙，管事的老人会逐一登记霸王身上层层叠叠的红包，这些钱多半用于救助穷人和支付霸王庙的日常费用。

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霸王，怎么就跨越乌江到福建的汀江来了？相传濯田有商贩牛到乌江边遇洪水，牛群沉没。商贩跪地祈祷，若牛群能平安过江，必世代供奉仙人。牛群奇迹般生还，顺利渡江。回到濯田，商贩请来



工匠雕刻神像，却不知神人是谁。这时，有陌生老人指点，就按项羽模样雕刻。神像塑成，老人却不见了。项羽像入庙，带着“渔樵耕读”的理想，在当地享了几百年的鼎盛香火，濯田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

夜深回到村里，一轮明月悬在头顶，村子被照得清亮。千年香樟树下的戏台依旧灯火通明，现代的音响里唱着古老的戏曲，和着汀江隐隐的水声。我凝神听了几句，想到的是鲁迅笔下的《社戏》：“不多时，在台上显出人物来，红红绿绿的动……”往家走的路上，经过各家门口，几乎都有老人背着手，站在家门口，等孩子们归来，也不知他们在寒风中站了多久。

长汀的元宵节，似乎比别处早些，正月十二便开始了。往后几天，各种民俗活动像檐角的灯笼，逐次亮起来。各乡镇各有各的热闹，同一乡镇相邻的村子也都有不同的讲究。猜灯谜、送花灯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舞龙舞狮、“走百病”……客家人本就是从中原各处迁徙而来，各地风俗都有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四都乡渔溪村的元宵“打石佛”。

佛，本该供在案上的，怎么能“打”？倒像一段没听完的故事。我心里犯着嘀咕，便和朋友约了去瞧个究竟。刚进渔溪村，就见长长的车队排在路边，车头挨着车尾。风里裹着股熟悉的泥土清润——田垄上的小草刚冒鹅黄，细细软软的；不远处柳树垂了绿丝，绿树蓝天映着村里的泥墙青瓦，地上满是鞭炮碎屑，红彤彤的一片，从路边一直到村头，像给道路铺了层喜庆的红地毯，踩着沙沙作响。

人多，走路得挤，挤过熙攘的人群，勉强在“打石佛”的小河边站稳。田埂上、土坡上，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还有一排排扛着相机的人，镜头都齐齐对准河对岸。这些年，经过各种宣传，长汀的民俗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媒体、摄影爱好者和游客。我顺着镜头望过去，只见四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壮汉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抬着顶木轿，顶着红布端坐在轿

中的“石佛公”原来是块滑溜溜的大石头，油亮油亮的，都包裹了，透着岁月的温厚。

忽然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土铳炸响了！我吓了一跳，回过头，放铳的老人正叼着杆旱烟，古铜色的脸上怡然自得，见我看他，嘴角牵起微笑，眼角皱纹舒展，似乎对我表示欢迎和安抚。河对岸抬木轿的壮汉听到土铳响起，踩着河水奔跑而来，几十名青壮小伙子，举着裹了竹叶、布条的长竹竿，呼啦啦围上去，竹竿死死顶着轿身，不让木轿前进；抬轿的壮汉们也不示弱，弓着腰、涨红了脸往前冲，喊起粗犷的号子，混着土铳的声声巨响。有些小伙子被挤到泥坑里，浑身沾满泥，如同刚出土的兵马俑。他们也不恼，爬起来抹把脸，又吼着往前冲。有位扛着相机的朋友来不及躲，竹竿扫到了手，相机咚地掉在泥里，鞋子也被踩掉了，他捡起相机顾不上找鞋，又把镜头对准了热闹处，一阵狂拍。

我看得起劲，有本地朋友在身边大声给我讲解：“你看，这不是‘打’，是‘抢’呢！”几百年前，天旱得厉害，地里的庄稼都焉了，有人发现这块石头有仙气，能聚水，谁都想请回自己地里，打得头破血流。几个姓氏的族长商量决定，把打群架争抢变成仪式，从此，抢得越热闹，来年的收成越好。我站在小山丘上，看着泥花四溅里的一张张笑脸，忽然懂了，元宵为何要“闹”，闹一闹，是用坚韧血性的仪式表达对土地的挚爱，也藏着对收成的敬畏，以及把日子过好的盼头。

从渔溪村回县城，大概要四十分钟。在城区的家里，早已亲友满堂。通明的灯火映着桌上的佳肴，众人围坐在一起，外面是喧闹的街市声，父亲说，县城现在天天像过节。这几年，长汀已然成了网红城市，文旅宣传做得好，节假日游客如织，人山人海是常态。听家乡的领导介绍，城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动、非遗工艺集中到各街道来展示，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项目也越发多样。

从家里出来，走几步就到了三元阁、汀州试院。父母想看表演，非常方便，听到广场音响开了，慢悠悠地出去占位，就可以享受别人长途跋涉才能看到的景区表演。广场上游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，灯谜、旱船、涂坊花灯、三洲玻璃子灯、新桥稻草龙灯、童坊刻纸龙灯……有我熟悉的，也有我没见过的。刻纸龙灯源于康熙年间，龙身長二三十米，最长有八十多米，是剪纸和客家花灯糅合在一起的工艺。竹篾编成的外框，裹着五颜六色的刻纸，阴刻阳刻掺着用，图案以花鸟虫鱼、飞禽走兽为主，也有“国泰民安、福禄寿禧”等吉祥字样。三洲的玻璃子灯在大花灯周遭，垂着几百盏小玻璃油灯，串成透明帘幕，待灯芯点亮，满帘灯光忽闪忽闪的，像座玻璃砌的小灯塔，璀璨得晃着眼。涂坊的花灯是另一番家常意趣，足有一人高，分作三层：上层是倒

过来的塔形，上大下小，憨拙得可爱；中层是圆鼓鼓的绣花空心球灯，四面开着小巧的几何窗，能看见里头转着的花鸟虫鱼、戏曲故事；最下层是个圆形大灯，敦实又讨喜。

城区元宵节我过得很少。我听董智老师介绍，他儿时会和小伙伴们挨家挨户“打蜡烛”。孩子们高举着小船灯、小莲花灯，成群结队地到处游玩，灯里的小蜡烛燃完，就随机找店铺讨要蜡烛，续上灯火，再开开心心地接着逛。如今都是电子花灯，不见当年讨烛童了，但灯谜依旧色彩缤纷地挂满广场和街头。“爸爸，这个谜底是什么字？”女儿递给我一张粉色的灯谜，“一家十一口（打一）。”我揉揉她的脑袋，发现小姑娘又长高了，指着“十一口”三个字提示她。“哈哈，是吉，吉祥的吉！”看我点头，她就飞奔着找工作人员兑奖去了。前几年，我曾想把孩子送回长汀读一年书，让孩子真切地了解家乡的乡土人情，学一学家乡话，奈何各种不便，只能作罢。偶尔让他们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，或许他日也会生出些许的乡愁。

我立于江边古城墙上，月光洒在水面，身边是熟悉的乡音，心生暖意。汀江不知疲倦，哗哗南流，如同讲不完的长汀故事。闹元宵是客家人的古俗，这种鲜活的文化根脉，是历史、美学和情意的综合。元宵节的“闹”，不是喧哗，是对过去一年的纪念，是对新年的期盼——闹得春回大地，闹来丰衣足食，闹出国泰民安！

是啊，元宵得闹着过，添丁豆腐、刻纸龙灯、闹春田、“打菩萨”，有项羽，有关公……这是人与神，人与日月、山川、土地的对话。长汀的文化遗产保护，一直是做得很好的，全国闻名。而文化遗产这部教科书，如同时间的琥珀，封存着逝去年代的文化基因，保护它们，就是保护民族记忆，防止我们成为“失忆的孤儿”。人类记忆的传递，主要依赖口述、文字等符号系统。但这些系统存在天然的脆弱性与可塑性；口述容易失真、湮灭，文本可被改写、重释。文化遗产的物质性，提供了一种超越符号、直抵感官的“在场性”证明。文化遗产是“文化记忆”的核心媒介。它通过物质形态的稳定性与象征性，将历史进行“定型化”存储，通过唤醒、强化和传递这些记忆，塑造和维系着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。

“云车风马小留连，家有杯盘丰典祀”，我庆幸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还积存着这些记忆，还守护着自己的梦想。

（作者：谢有顺 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